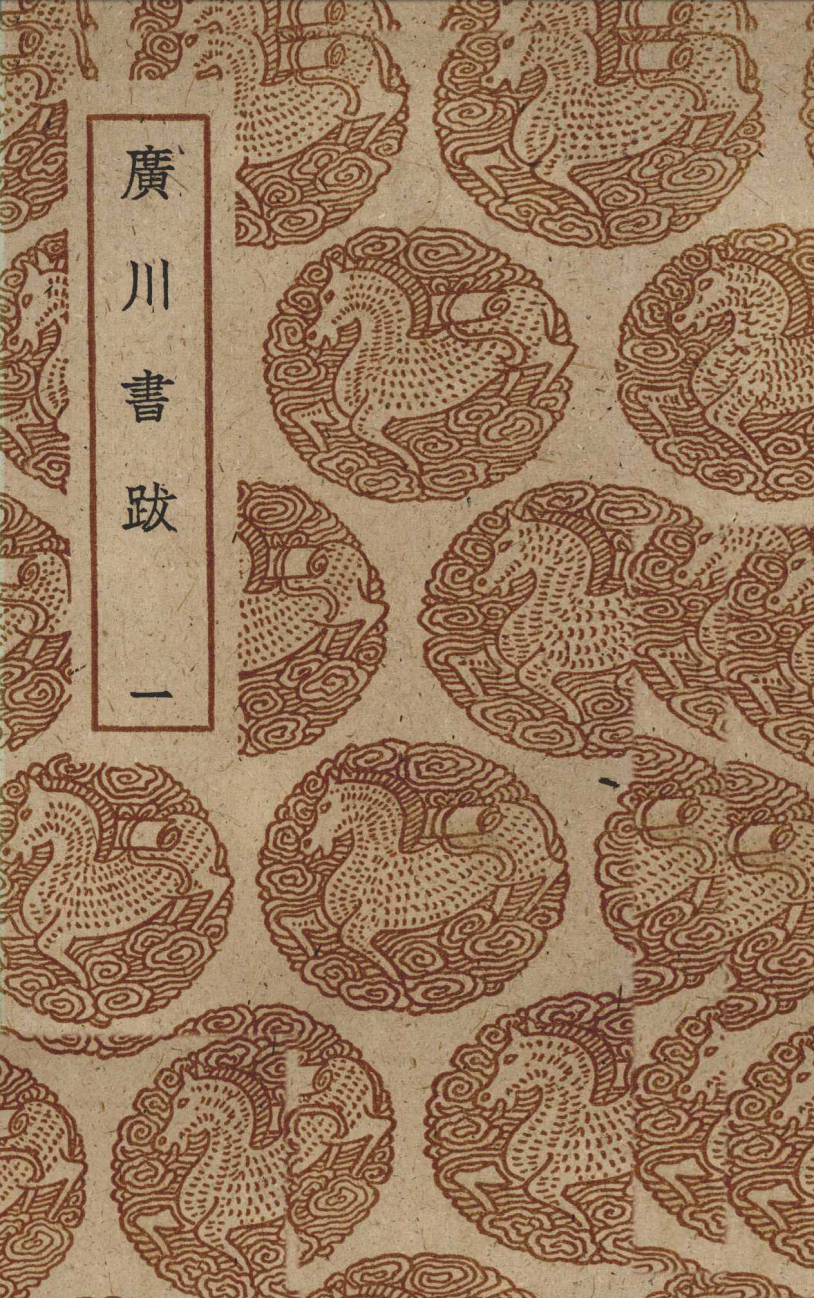


廣
川
書
跋
一



跋書川廣

(一)

著道董

廣川書跋序

弇家自上世以來廣畜異書多有前人真蹟先君
生而穎悟刻苦務學博極羣書討究詳閱必探本
原三代而上鍾磬鼎彝既多有之其款識在祕府
若好事之家必宛轉求訪得之而後已前代石刻
在遠方若溪山窮谷河心水濱者亦托人傳撫墨
本知識之家與先君相遇必悉示所藏祈別真贋
訂證源流若書畫題跋若事干治道必反覆詳盡
輿助教化其本禮法可爲世範者必加顯異以垂
模楷或涉同異事出疑似者必芻證他書使昭然
易見探古人用意之精巧僞不能惑察良工之所
能臨摹不能亂爰自南渡鄉關隔絕先世所藏莫
知在亡或已散逸過江隨行所攜敗於兵火今所
存得於煨燼之餘年來爲哀集在者得書跋釐爲
十卷書跋六卷繕寫藏諸家廟別錄以示子孫俾
知先君博物洽聞古今鮮儷無墜家訓庶或師範

其萬一焉爾紹興丁丑歲十月丙辰孤弇謹序

廣川書跋目錄

卷第一

父乙尊彝 虞

雌敦 虞

罍尊 夏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商

仲作辛鼎銘 商

狸首豆 商

著尊 商

圓觚 商

象觚

一柱爵

牛鼎

二方鼎

古豆

螭足豆

義尊

著尊

虎彝 周

雌彝 周

鼎洗 周

烏鍾 周

雲雷鍾 周

古盤銘

叔郭父簋銘

伯孝父簋銘

伯巽父銘

旅匝銘

鬻簋銘

尊鼎銘

卷第二

石鼓文辨 文附後

毛伯敦 周成王

魯尊彝銘 伯禽

龔伯尊彝銘 周

叔繼鼎銘 周昭王

伯庶父尊敦銘 周

商洛鼎銘 周成王

盃銘 周制

史伯碩父鼎銘 周宣王

鉅仲寶匱銘

鉅仲寶匱銘

杜孺鋪

方甌銘

紀城敦銘

卷第三

周姜敦銘

晉姜鼎銘

孔文父欽鼎銘

大夫始鼎銘

宋公經鍾銘 宋平公

宋君夫人餗釡銘 宋

餗鼎銘 宋景公

宋公寶簋銘

卽仲頰盤銘 周

周舉鼎銘 晉平公

癸舉器

匱甲觚

齊豆銘

薑鼎 齊子尼

甘鼎齊樂氏

王子吳飲軒

寶鉢鍾銘

杭州古鍾銘

景鍾銘

銅敦銘

臨淄戟銘

延陵墓宇

佳城銘

卷第四

秦公敦銘

大公寶岳銘

秦和鍾銘

詛楚文

秦權銘

秦銘

嶧山銘

泰山篆

金人銘

程邈篆書

卷第五

古鎗銘

谷口銅箭銘漢甘露元年

成都石室銘開

文公學生題開

權銘王莽

素洗雙魚洗列錢洗

章帝書

定石銘永建六年

韓明府碑元壽

樊常侍碑延熹元年

孫叔敖碑延熹三年

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四年

西嶽華山碑延熹四年

鄒閣頌建寧四年

慶都碑

蔡邕石經熹平四年

石經尚書

石經論語

朱龜碑光和六年

小黃門護敎碑中平四年

周公禮殿記初平五年

四皓神坐

君子公昉碑

天祿辟邪字

楊震碑並陰

光祿劉彊碑

橋太尉碑

卷第六

鍾繇賀表建安二十四年

皇象隸字吳

七賢帖

別本七賢帖

司馬整碑晉太始四年

太公碑

月儀帖

告誓文永和

蘭亭敘

成都蘭亭敘

黃庭經 三

畫贊

樂毅論

全文樂毅論

別本樂毅論

高神樂毅論

狸骨帖

逸少十七帖

逸少八帖

禽庾元規帖

硬黃

洛神賦

洛神賦別本

子敬雜帖

子敬別帖

王中令帖

王敬別帖 二

羊欣薄紹之帖

鄧父碑

後秦建元十二年

銅鼓銘

盧陵王銘志

寶鼎碑

後魏

瘞鶴銘

梁

蕭子雲別帖

烏丸僧修志

梁

智永千文

陳

張龍公碑

隋

隆聖道場碑

大業元年

卷第七

砥柱銘

貞觀

醴泉銘

歐陽詢帖

虞世南別帖

薛稷雜碑

李衛公書

褚河南聖教序

永徽

遂良帖

辨法師碑

顯慶

碧落碑

咸亨元年

別本碧落碑

歐陽通碑

歐陽通別帖

智乘院碑

咸亨四年

崔敬嗣墓誌

長安三年

陳昭題名

開元

六公詠

御史精舍碑

開元

盧舍那碑

開元

尉遲迴碑

開元

李太白墓

張旭千字

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別本

郎官石柱記

張友正草字

崇徽公主手痕碑

大曆

卷第八

魯公祭姪文

乾元

磨崖碑

大曆

放生池碑

大曆

王密碑

摹畫贊

新驛記

李陽冰篆千字

琴銘

徐浩寶林寺詩

徐浩開河銘

徐浩題經

懷素七帖

懷素別帖

懷素洪州詩

北亭草筆

高閑千字

遺教經

鑄鼎原銘

陰真人詩

李翱題名

桐柏廟碑

撫州六詠

絳守居園池記

園池記別本

陰符經序

金剛經

武昌詩

衡州門記

趙璘登科記

于範書

唐經生字

盤屋尉題名

津陽亭記

卷第九

劉統軍碑

元和

又別本

田弘正家廟碑

元和

徐偃王碑

元和

平淮西碑

元和

羅池廟碑

長慶

爲李文叔書

爲陳中玉書

並羅池碑

黃陵廟碑

長慶

爲王持國書黃陵碑

李干墓

孔戣

長慶

處州孔子廟碑

咸通

卷第十

同光四年宣

李後主蚌帖

李主集賢院書

爲張潛夫書官法帖

爲方子正書帖

石曼卿書

書錦堂記

萊公事

顏泉記

寶章集

元符二年刻

爲邵仲恭書寶章集

僧伽傳

魯直作烏絲欄書

廣川書跋目錄終

廣川書跋卷第一

宋 廣川董道 著

明 古虞毛晉 訂

父乙尊彝

李丕緒得古彝銘曰作父乙尊彝其下爲雌形或疑其制余曰此古尊彝也其在有虞氏之世不則自商以前其制得於此未可知也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孔安國以會爲繪謂彝尊亦以山龍華蟲飾之鄭康成曰宗廟之器鬱尊虞氏以上虎雌而已聖人以節尊則於服以宗彝所飾而爲絺繡自漢至今學者嘗疑之以父乙尊彝考者可以信也方虞氏尊用虎雌則非一器矣丹陽蔡氏得祖丁彝爲虎形考古圖不能推見虞氏宗彝之制迺謂兕形古人飾器各以其意虎爲義雌爲智觀其飾可以知其意雌寓屬其尾岐出今於彝可考而見也或曰乙丁商

人尙質其稱蓋云考之於禮幼名冠字死諡自周以然其在商夏則以丁壬癸甲爲別知虞氏之世亦若是也記者猶曰辛壬則於名可知矣

雌敦

祕閣有敦其實鼎也政和三年內降宣和殿古器圖凡百卷考論形制甚備於是館下以藏古器別爲書譜上校書郎黃伯思以圖示余曰商素敦者其高五寸五分濶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七分其受八升重六斤有七兩皆今之權量校也其制兩雌首耳下有珥蓋其尾岐出且曰古敦之存於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邢牧敦敦敦敦敦敦皆有欵識此器特異疑爲商人製也余考之雌寓屬其尾岐出古之宗彝也自虞舜已然豈特商邪於是定以爲雌鼎

魯尊

王得君藏山魯且世寶之嘗曰魯梁孝王有魯尊

戒後世善寶卽此器也或曰尊彝異制不得同名
余考之漢謂尊彝蓋彝卽尊器也卽中尊也然則
尊大尊可知也古之酌酒皆取之尊故廟堂之上
尊尊在作犧尊在西則尊謂之尊可也應劭曰尊
畫雲雷之象以其爲尊故飾以雷者此其文也鄭
康成謂上蓋刻爲山雲雷之象如此則孝王之尊
蓋夏后氏之寶矣禮曰山尊夏后氏之尊也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傳言人年二十有父之道朋友不可復呼其名故
冠而加字年五十耆父轉尊又舍其字直以伯
仲別之此周公定禮以變殷制如此今日伯作父
丁殆以名著不諱其死此殷禮也殷人無字見者
又伯仲之稱不必五十故以生號仍爲死後之稱
則父丁是也若二十稱伯則以甫某配之五十之
後直呼伯仲知殷禮異矣

仲作辛鼎銘

伯仲之敘別長少自堯舜以至三代盡然惟著稱
則異夏商不待年五十凡長則稱伯次則稱仲周
人必待五十而後稱伯仲此其制文也仲作辛鼎
其可考者以名知之辛壬丁甲惟殷爲敘而伯不
配甫者亦殷道也禮緯曰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又
益知其說信然

狸首豆

祕閣古豆制作甚樸跌爲函獸或以其質曰商人
豆也政和三年祕書考定古器以函獸爲狸謂射
以狸首爲節其制以豆示於小獸不遺故以備乾
豆宴賓客因曰商狸首豆或以問曰狸首爲豆禮
乎曰非也昔之制禮諸侯以狸首樂歌也射以歌
樂爲節故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
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
譽夫如此故詩以時會爲意而且有燕也諸侯之
射必先行燕禮燕禮所用饋食之豆鴈羞之豆恒

豆水物加豆陸產其用則燕器也燕器無異制則又有狸首以爲別邪且刻畫祭器博庶物也雖卻仄連紆之行脰注旁翼股胸之鳴求以備物爲飾不有遺也故雖翼而飛廉爪而饕餮攫而兕虎惟所宜而設焉其以小獸而自私哉余恐議者未嘗得其形制也如騶虞采蘋且又寓之邊豆簠簋之間邪

著尊

著直略切

內府古尊皆嘗出示於朝故人得圖之無足無銘刻腹爲獸首附肩著耳安定胡瑗曰黼無脰有足壺尊有脰著無足嘗疑其名又謂尊以魯壺是其制也今考周官朝獻用罔著尊饋獻用罔壺尊以壺爲尊蓋祀器也古者饗用祀器爲禮之重自用著尊不類引以爲据誤也禮曰著殷尊也著尊爲著略尊故說禮者言著地無足如此定爲著尊可以考矣古者著鼎無足則凡著地無足皆以著名

之

商觚

祕閣有觚二其一高七寸七分濇五寸一分口徑四寸五分受一升其二高七寸濇五寸三分受九合其制無四廉樸素不文或定以爲商觚古量比今纔及三之一則其受一升當古之三升不得爲觚也孔子曰觚不觚觚之所以爲觚者以有觚也觚以廉制得名則無廉隅者非觚也漢世以周之文敝而欲得三王循環之政且謂救僊以忠則質尚矣故曰破觚爲圜漢不知觚爲廉苟以尙質趣便則去其廉隅此漢人之所爲也後世不孝其制以爲此但取喻不知破觚可無其事而假以說邪古者操觚執簡以有記也惟有隅故可以書今觚無廉而以圓成者此豈知古人之立制哉

象觚

祕閣有觚高八寸一分其容六合有羨上下爲雲

甬飾足爲四象或以問余對曰此象觚也禮射人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主人盥洗象觚升酌饌東北面獻公公拜受爵觚之別如此或謂以象飾者爲象觚然觚亦爲象飾邪曰觚容三升是亦觚也特容受有差故以名異鄭康成曰觚有象骨飾也故爲象觚竊爲當漢之世古器存者盡矣其在丘墓者未出故不得見之則飾以象骨者漢人制也康成推漢之制論之故不得於古

一柱爵

祕閣有爵一柱以度校之高六寸七分濇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五分濇二寸七分容八合飾以雲霧下爲簠簠狀崇寧三年余至館下識之歎曰禮之廢久矣二千年後誰復傳此器也方今天子以興禮樂爲務意者天以三代之禮行乎不然此器何爲出也或曰爵必兩柱猶鼎敦之有會蓋蓋之有蓋也必三柱加上以覆持之爵有玷反而加其上

者以有柱也今爲一柱意以滿必覆其著戒乎曰非也爵有舉舉必反酬故更爵易牌此禮之用於獻酬者也若夫燕禮進受虛爵降奠于篚則以君尊不酌也虞禮以虛爵入于房則以不貴酒也虛爵無玷故不及反反者以玷示其醕也然後受洗則虛爵不易且不反也故一柱爲主古之爲器以雲霧爲飾非特謂氣烝而澤潤其以爲物之需者如此至于簠簠異獸也以是文之爾貪財爲簠貪食爲簠古之著戒至矣不必以自食其身爲太甚也

牛鼎

牛鼎無銘識晉內府出古器使考法定制工官圖其狀求余識之曰濇八寸六分徑尺有八寸其容一斛刻文塗金世不知所本乃考禮圖圖有牛鼎羊鼎豕鼎其足以牛羊豕爲飾可以得其名矣鼎足盡爲牛首知其爲牛鼎也苟爽曰鼎象三公之

位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育百姓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目爲飾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諸侯大夫飾之如羊鼎士以鐵飾之三鼎形同以足爲異然豕鼎則天子諸侯大夫士所得共用也羊鼎自大夫以上有之其別以飾至於牛鼎大鼎也惟天子諸侯有之其飾以金者天子器也以爽說孝之合矣其三代之所用也

二方鼎

祕閣方鼎二其一高二尺二寸八分濶一尺三寸九分口徑尺有七寸三分受太府之量一秬七斗五升又一高減一寸二分濶減四寸四分其受量損二斗三升足四承其下形方如矩鼎之制其見如三禮鼎器圖者最古謂以銅爲之三足者鼎也其後劉向謂湯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漢得魏

鼎適三足故有司得以藉其說謂秦帝與神鼎一黃帝作寶鼎三禹鑄九鼎象九州皆嘗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諸儒許慎蘇林如淳顏師古輩皆謂禹之鼎惟其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鬲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矣其下則圓與祭用鼎鬲無所異方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丘隴者未出故不得其形制然亦不知考於古也昔禹使飛廉析金於山以鑄鼎昆吾使翕難乙灼白若之龜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而古之爲鼎四分其足以有成者雖禹猶然知鼎之方者亦得四足矣今世之有魯公文王方鼎有單舉方鼎有王伯方鼎有陀員庚子方鼎惟祕閣方鼎其大受斛其飾爲羊此古之所謂羊鼎者也或曰魯公方鼎其銘爲尊彝單舉之鼎其銘爲從彝王伯之鼎其銘爲寶彝一作尊其制與祕閣方鼎相類特容量不同其名異者何哉余

考之曰禮有六尊六彝六尊以待祿六彝以待祭祀賓客及祭之曰表盞盛告絜故逆盞以受膳人之盛視饌以受烹人之腥古人於此雖異制矣然彝自是同器而尊則與彝同薦太祀六號器同謂之盞蓋以彝器爲常器盞以持而獻也故黍稷稻粱醴醢牲牢同謂盞者惟所用以有別也傳曰以壺爲尊故謂壺尊然以鼎爲尊以鼎爲彝以鼎爲盞其爲尊彝與盞同制有所本也今考父癸方彝其制鼎也孔文父欽鼎其制尊單彝從彝其制鼎盃與觚皆具蓋宗彝常器也尊鼎常薦也其從以享者隨器以名之古人於宗器其重如此

古豆

祕閒有豆其制甚備中直而下承有附如盤禮官疑之政和三年詔盡出古器俾儒官考定蓋朝廷講禮既備將大革器物以合三代或以問余豆之制不同何哉余曰禮之所設其器異也詩曰于豆

于彝都廣反傳曰瓦豆謂之登豆之制則同毛氏謂瓦爲彝木爲豆不知古者銅爲蓋有制也夫五齊七醴七道三鸞此豆實也清廟未食則爲朝事以道鸞爲薦至于薦孰則羸羸蜺魚尸既食矣后夫人亞獻故有加豆房中之羞主婦右之則有羞豆加豆有鐙有校故禮曰夫人薦豆執醴者授之執鐙此加豆也豆今存者已衆其鐙不具者朝事及賓客饋食之器也若后夫人當獻□于尸則執醴者供之故受夫人以豆而執鐙禮有嚴其分者雖一器猶有存也鄭康成曰豆以木爲之受四升此宜梁院正湛相承以自絕於禮者蓋漢世其器未出故論如此

螭足豆

上方出銅豆螭蚺有蓋蓋有柱無銘可考禮學號螭足周豆足爲盤螭其名以此然高九寸一分淺三寸二分口徑五寸四分其容三升見於禮文此

周豆之制也嘗考古豆之見於今者可得而存之矣惟此有益存焉其與簠簋之制同也傳曰蓋謂之會會有柱可仰以食故饋食禮曰佐食啓會卽于敦南先儒謂佐食者取會卽置而奠之以待尸入而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食會飯先儒謂取飯於敦蓋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餞也夫豆宴豆羸蠹蚋魚其爲加豆芹蒲筍羞房中之豆醢食糝食不爲飯器也呂靜曰飯器謂之簋古之爲敦羴盤杆亦或用以爲飯之薦然仰會以飯自豆以分古之食禮如此

特牲饋食禮曰筵對席佐食分蓋
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
變敦言蓋客同姓之士從周制也

犧尊

將作監李誠出古銅牛以示曰此謂犧尊於禮圖考之不合余謂古之制犧尊如此後世不得其制故禮圖者失之鄭康成曰畫鳳凰尾鑿髮然今無此器當禮家錄禮器則依康成爲据皆刻舛號博

識雖知康成爲誤猶謂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酒筭魏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作犧牛形筭承嘉中曹凝發齊景公塚又得二尊亦爲牛象脊蓋未嘗見犧牛分其首受酒則又脰合如全牛時受酒受飯則開而出內之以是爲異香乃謂鑿頂及背誤也康成當漢世此器尚未出宜不得考其制如院正聶崇義則二器已出雖未嘗見魏晉梁齊書盡得考之矣乃画牛負尊何其愈陋也今世此器多見禮器故可知或曰舛謂以木爲之何也余謂古者亦以木爲尊故曰溝中斷木以爲犧尊知其有据木久則壞世不復傳今人見者皆赤金也謂古不得以木爲尊是待目見而後信者可與論禮制哉

著尊

著尊殷制也其形範模古無復疑者昔內府出周著尊文采繁縟夔躍龍翔雷回雲紘有旋動之勢

此固爲周制也又有獸傳翼而飛或曰蚩尤之形也夫榆剛蚩尤銅頭石項飛空走險故古之鑄鼎象物則必備之或曰蚩尤著貪暴之戒不以此論也銳喙決吻數目顙脰小體奪腹古之所謂羽屬刻畫祭器以備制爲薦所以致飾也

虎彝

廬江李公麟得彝於新鄭銘三字余求得之并圖其器京兆呂大臨曰罔耳飾以虎首蓋虎彝予攷於書宗彝謂虎雌也方虞氏世宗彝之文如此其會於裳則雌備舉矣嘗見父乙尊爲虎然虎雌雖飾宗彝非一器盡備疑宗彝之飾各得其一以見當是時二者皆見於宗彝故古器之存於世無二物備載一器知舉宗彝以見二物也伯時虎彝則異父乙尊爲虎以飾耳非虞氏制也昔周人追享朝享祿用虎彝雌彝自爲二器蓋周所制也

雌彝

考古圖曰祕閣所藏大小七器形制略相似其二大者爲行獸二首及身有斑文似虎而岐尾如雌腹下空可以縣故爲罍崇寧三年余就館中求之信然後得王氏古彝其制如此則古宗彝也方唐虞時宗彝之制如此其以爲絳繡倣此而已後世作器文采日以加縟故有隱起雜飾不復樸質如古故今之所見雌彝虎彝或器各自別知三代皆用此至周其制漸改於古余嘗求宗彝未見有二物同一器者蓋嘗疑古不必一器具此或二器同爲宗彝故書舉虎雌但曰宗彝其說在祖乙之雌彝至此余竊疑之其爲斑文者虎也岐尾者雌也此豈古之備二物於宗彝制邪

罍洗

祕閣有罍其高若干容若干有洗若干其徑尺有六寸余按罍洗皆水器也燕禮設洗於阼階東南當霤罍水在東冠禮設洗直于東榮罍水在洗東

蓋古者祭祀燕會皆用鬯洗所以盥也鬯貯水洗受水凡行禮者盥然君尊不就鬯故有匱盤皆以致潔也洗飾以雲雷與鬯同器也或謂洗以龜魚爲文取精潔之意不然龜魚皆水蟲而或又飾以藻荇此皆以類取也不必過求且又以藻荇可羞於鬼神邪

烏鍾

祕閣烏鍾自上升出其高八寸二分口徑六寸三分其重若干鍾之制甚質鼓開容六舞開容四于閒不及鼓二無旋蟲繞獸疑周初之器文未繙也其銘作烏形祕閣謂畫烏爲象以自別鼎余考古文大抵皆畫也畫以象形則古之所謂畫如此晉籀文烏象鳥形而點目以鳥目可見鳥目不可辨篆文曰從鳥而鳴亦鳥之聲也古人制字可以類得之矣或曰流火伏屋爲烏此尙受命之符也鼎者以烏或空本于此余考鬯鼎鳳鼎皆以銘器安

知鳥非其以名著邪

雲雷鍾

御府有鍾無款識可考然鼓閒一雲一雷此銘也古文畫以象形而爲之說者以爲周鍾理或然也祕閣以權度校得高六寸三分衡角高三寸三分兩舞相距五寸二分橫四寸兩樂相距六寸橫四寸四分考其制于鼓鉦舞其體也兩衡其柄旋幹其所縣也篆有四以介其面也枚三十有六所以鎮其浮也周之制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圖是故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濇而圖之今考其度略相合矣然余信以爲周人之所作也

古盤銘

古盤銘得之河南鞏氏其銘爲舉盞而進之此其義也朴質不飾有足以承此殆古之匱盤也區以注水承水於盤不使水散於地尊者之所用也